

宜川县文史资料

旧志书集

西安地图出版社

宜川縣志

旧志书集 · 吳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宜川县文史资料旧志书集 / 薛天云编. —西安: 西安地图出版社, 2006. 8

ISBN 7-80670-964-9

I. 宜... II. 薛... III. 文史资料—宜川县 IV. K294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097412 号

薛天云 整理编印

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 邮政编码: 710054)

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印制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开本 87.5 印张 560 千字

2006年9月第一版 2006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300

编 者 简 介

薛天云，男，宜川县云岩镇南海村人，祖籍永宁村。生于1947年，大专文化程度。从1974年开始，历任宜川县交里公社党委书记、牛家佃公社党委书记、县农业局副局长、县委党校副校长、云岩镇党委书记、县农委主任，宜川县政府副县长，延川县政府常务副县长，子长县政府县长，中共延长县委书记、延长县人大主任，延安市农牧局局长、局党委书记。

欣闻《宜川县文史资料·旧志书集》出版，我作为曾在宜川县工作过的老兵，甚感慰藉！

宜川县委、县政府重视四部旧县志的保护和抢救，重视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承文明工作，必将促进全县社会经济事业发展。薛天云同志退居二线后，主动承担整理编印旧县志任务，精神可嘉，为宜川县文化建设、延续人文精神做了一件好事。

祝愿宜川人民在建设新农村、奔向小康的道路上，和谐共进，努力奋斗，实现繁荣富裕，创造新的辉煌！

牟玲生

二〇〇六年八月一日

牟玲生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、省人大副主任

以志為鑑
繼往開來

张旭

二〇〇六年八月

保护宜川县优秀传统
文化，发展壶口为
龙头的旅游产业。

张志清
丙戌年正月一日

谨向第一故乡宜川人民敬礼！
祝愿历史名城宜川与时俱进，
再创辉煌！

尹维祖
2006年7月18日

尹维祖曾任陕西日报社社长、总编，现任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、西北大学教授

宜川是一塊古老而神聖的熱土這塊熱土每時每刻都
煥發着黃河壺口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塊熱土鍾
靈毓秀彪炳千秋就是這塊熱土哺育了我成長我
將永遠懷念感謝宜川古人之國不可無史縣不可
無誌修編縣誌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繁榮
和諧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願這部縣誌起
到資治後人啟迪向上同心同德開拓創新把宜川建
設的更加繁榮昌盛 丙戌年六月五 祿厚

王祿厚曾任延安市人大副主任

序

地方志,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一个地区自然、社会和人文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。地方志涉及面广,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人文等多方面,古代称『一方全志』,具有『资政、存史、教化』等多种功能。地方志从秦汉发轫以来,至宋代大体成型,至清代而称极盛。宜川大地自春秋时代建郡,历史悠久,文化发达,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志书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历史信息库。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编修与保护工作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中央政府出台了『每10年左右续修一次』方志的规定,为修志和保护旧志提供了制度保障。但因种种原因,宜川县志中的《吴志》、《薛续志》和乡土志在宜川已经失传,《余志》已成孤本,且纸质低劣,长期供人翻阅,致使许多页码和字迹受损,亟待保护与抢救。

近几年来,宜川县委、县政府坚持科学发展,制定并实施了『果牧富民,旅游强县』经济发展战略,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发展。我们对宜川县丰富的人文历史、自然景观等文化旅游资源,进行了认真的发掘、整理,旅游产业初具规模。人们到宜川这块土地上可以瞻仰盘古、黄帝活动过的遗迹;凭吊宋代大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新儒学大师胡瑗、张载的风范;体验宜川人民对唐忠武王浑瑊致力国家统一的赞赏情怀;学习发扬解放军在宜川战役中一往无前、战无不胜的伟大精神……还可观壶口、游蟒头山等奇山秀水,激励高尚的爱国情操。如果再能翻阅一下宜川县的新旧县志,更有丰硕的收获和不可言表的喜悦。

在县上努力挖掘发扬宜川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进程中,原延安市农牧局党委书记、局长薛天云同志退居二线后,继续关心宜川发展,主动承担抢救旧县志工作。经过一年多努力,整理出版了宜川四部旧志。这是宜川县传承文明中的一件大事,可喜可贺,深表感谢。希望读者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阅读旧志,以史为鉴,以志为鉴,建设宜川、发展宜川。

中共宜川县委书记 姚靖江

宜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小军

二〇〇六年八月二日

序一

县志，犹如国史。宜川，千年古县，县志数成，然岁月变迁，政治兴替，多散佚殆尽，县内仅存一孤本。今有族兄薛天云受县委、县政府委托，奔走搜求，多方筹措，发起重印历代所成之县志，抢救典籍、复活历史，延一方人文血脉，存一隅风土人情，虽历尽艰难，亦深堪赞许，余自当效绵薄之力共襄此举。

余祖居云岩永宁村。宋之鸿儒大教育家张载先生眉县横渠镇人氏，曾履职云岩县令。兴办学堂、教化百姓，开启一代文明风尚，泽被后世，人称张夫子，云岩立有夫子庙。余幼时即沐横渠遗风，虽衣不蔽体、食不裹腹，辄不忘求知明理。弱冠之年负籍外行，恍惚之间三十年矣。宜川之于我，有喂哺之情，有教养之恩；人伦亲情、血脉之源无不植根于此。

宜川自古山川阻隔、偏居一隅。故风俗、文化、语言较少变异，侥幸保全。民风淳朴自然，不事矫造，明廉耻、守『纲常』，颇有古风。宜地之民素重耕读，即茅舍荆门、亦送子入庠，并不为发达显贵，惟图知书达理，安身立命。是故宜川才俊辈出，栋梁之材、社会中坚散布于国之东西南北。

然宜地闭塞日久，小农意识浓厚，则难免孤陋，不能与时俱进。士民常恃才而傲物，特立而独行，凡人难得入目，少有可堪为伍；心胸欠豁达，性情亦多乖张；执拗渐成秉性，自闭遂为孤芳；有时态度倨傲，难谐上下左右，惟我而独尊，自命为清高。相互不多往来，易生忌妒之心；世情稍显淡薄，人才难脱颖而出。此实乃我宜川之劣根也。当今之世，全球犹如一村，世事日新月异。惟顺时应变，开阔眼界，内省自新，达观开朗，和谐共进，方为自存图强之道。抱残守缺、固守陈规、画地为牢、封闭自我，必为侧畔之沉舟，林边之病树。故吁请宜川之贤良才俊，克己而内敛、待人以虚怀，以开放之态度对大千世界，以谦卑之心对待芸芸众生，练就平常心，增添容人量。我辈当以此共勉之。

宜川士民素重农耕而轻工商，民多耻于交易，更不习工艺，终年春种秋收，自给而难得自足。土地虽广阔，皆崇山峻岭，罕有矿藏之利，历经图治，经济终难得振作。世纪之交，果游强县之策始立，壶口引游人日增、苹果助人民殷实，富民强县得见曙光。然贫家难得骤富，创业仍需持久。我辈离乡子孙，亦当戮力同心，奉献鄙薄。惟祈宜川城乡昌盛、百业兴旺、万民安康。此部《旧志书集》，应妥善珍藏，万勿失传，以资『治郡县者以志为鉴』之备，为宜川文化续脉之需。

薛义忠

二〇〇六年七月三十日

编印前言

『禹治水，壶口始』。这是人类文明史对陕北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最早记载，说明宜川是我们祖先较早从事人类文明活动的地区。宜川历代县志记载了这个文明史发展的史实，反映了宜川悠久的历史 and 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。明代以前，宜川民间就有私记志书。清代乾隆15年至18年（1753），宜川知县吴炳主持撰写了第一部官方认可的《宜川县志》（简称吴志）。《吴志》的内容结构、文章修辞、记史方法等，堪称当时全国方志中的范本，有较高的历史、学术价值。吴炳做事认真负责，具有深厚、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，又是在盛世修志，有条件查阅各级官府大量档案、翻阅当地私记志书、走访民间，因此笔调明朗、史料翔实、较为客观。他首次浓墨重彩礼赞壶口，系统地记述了宜川2000多年的历史，奠定了宜川志书的基础。吴炳在宜川修志事业中功不可没，无人替代。《吴志》以刻本传世，此刻本在省内已失传。民国10年（1921），宜川县当时的有识之士呼延位（字立人，原宜川六区现延长县后山村人，曾任宜川教育局长、杨虎城部队管区司令、旧省政府参议员）、张肇雯（宜川城人，民国二年县议长）、李国华（原宜川六区现延长县益枝村人，曾任宜川教育局长、代县长）三人用民间集资的办法，铅印出版了《吴志》，呼延位等人写有序言。宜川县流传的《吴志》为此铅印本，上世纪80年代县档案局仅保存一部，被借无归后，在县内失传。时隔175年后，民国17年（1928），时任宜川县教育局长的薛观骏老先生，受县政府委托，编撰了《吴志》以后的《宜川续志》（简称薛续志）。《薛续志》的编撰时间，正处于上世纪20年代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，反映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。比如，薛观骏在卷下首页有一段话，既指出了『宜民素重农』的弊端，又号召青年学子『毕业后以商业为前提，工艺为急务，庶几富而后教人文蔚起』。这种与『重农抑商』反其道而行之的观点，今天读来亦无陈腐之感。《薛续志》以刻本传世，至上世纪80年代宜川县档案局保存的孤本被借无归后，宜川境内已失传。民国33年（1944），时任陕西省第三行政区专员（洛川行署）余正东主持编撰《宜川县志》（简称余志），铅印本传世，封面由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题写，被评为当时的名志之一。编撰《余志》时，采访、写作时间80多天，履行各种评审程序和修订，半年后出版。《余志》内容较充实，字数相当于前两志的总和。经数位当时的

社会文人和名流参与修订，结构较为完整，简繁得当。《余志》除记述民国时期县内许多大事外，对宜川方言用字详细注音，具有文学语言研究价值。宜川档案局仅保存《余志》一部孤本，已相当破旧，缺字短句严重。以上三部志书，延安市档案局除保存《余志》复印本外，其他无存。此外，清末佚名编有《宜川乡土志》，现已在宜川境内失传。以上志书，分别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领导下编撰，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和统治阶级的偏见。虽然从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宜川的社会、经济状况和文化水准，但反对人民革命和轻视劳动人民等统治阶级的意识观念有不少表述。我们要有分析、有批判地去阅读，切不可全盘吸收。

毋庸置疑，宜川三部旧志和乡土志，都是历史和那个时代的产物，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理念去苛求前人。从这些志书中可以看出，多数编撰者具有『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』（大教育家、哲学家，曾在北宋任过云岩县令的张载语）的中国士人和文人学子的情怀，发扬了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精神，实现了『编修县志、为宜川文化续脉』的夙愿。每一次编修县志，都动员数百人参与，动用了大量人力、物力，参与编撰人员更是忙于田野地头间、青灯黄卷旁，焚膏继晷，苦耕不辍。他们呕心沥血编撰的县志，记录了宜川历代人民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走过的历程，在宜川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记载。从他们编撰的县志中，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历史知识，学习文化传统，实在应该感谢他们。

每一个地方都存留着一群人的共同记忆，有生活的情趣、故乡的情怀，有生命的阅历、故事的延续。每一个地方都包含着丰富绵长的族群记忆，许多人去世了，许多故事结束了，许多人事地名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……如何寻找我们的往昔？如何承续中华民族的心灵记忆？如何了解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宜川历史？宜川四部旧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信息库。除了官方认可的志书外，宜川还有一些民间志书。一本明代末年刘姓私记手抄本志书记载，在明代以前下大雨时，蜀旺村塬上的雨水能够流到20多里远的东阁楼村老池里。如果不是『天方夜谭』的话，那时的阁楼塬是多么完整与辽阔！昔日的辽阔与平坦不能再现，我们可以依据那本志书想像数百年前阁楼塬的雄壮和美丽，去认识计划生育、水土保持、植树造林、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。无限可惜和遗憾的是，那本志书后来无论如何找不到了。沧桑变化，人类进步，无史

无志，岂知其详？县之有志，犹如国家有史。史可观政，志可知事。一方之全史，具有『资政、存史、教化』的功能。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县者以志为鉴』。有没有完整的史书，是一个国家、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表观；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志书，是一个县文化是否繁荣的反映。对于宜川县三部旧志和乡土志，以及民间志书，我们应千方百计地抢救和保护，不要给自己和后人留下无奈和遗憾。编修县志，传承文明，是一件造福当代、泽及子孙的大事，是以史为鉴、实现经济腾飞的大事。宜川有举世闻名的壶口瀑布等众多自然与人文景观，旅游资源丰富。进一步发掘宜川的传统文化、发扬人文精神，繁荣旅游事业，发展宜川经济，是我们重大的历史使命。

宜川三部旧志和《宜川乡土志》，在我国个别省级以上图书馆、档案局还可找到，但由于借阅手续繁杂、不予外借的限制等原因，宜川人要阅读却十分不易。2005年后半年，我退到二线后，萌生了整理编印宜川县旧志的想法，曾给姚靖江、何树茂同志谈过，他们都表示支持，我便着手搜集资料。为了把四部旧志找全，且找到原本，我们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100多家图书馆搜集，总算夙愿得偿。2006年3月我正式向宜川县政府申请编印出版四部旧志。5月10日县政府何树茂县长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，同意委托我整理编印出版四部旧志，经费由我负责面向社会筹集，县财政统一管理。县政府为此签发了『2006年专题问题第10号会议纪要』，还和我签订了有关协议。在整理编印过程中，我的二儿子薛恩东和他的好友边磊，做了大量搜集资料、印制图片工作。经过一个酷暑夏季的努力，用现代先进的印刷技术，终于将原志奉献给宜川人民，使宜川县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内能够读到四部旧志。有机会为宜川人民做一点事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『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愿无愧我心』。由于本人能力有限，再加之年代久远，原本中个别字句已不清楚或缺失，新本中无法弥补。有错误之处，望读者指正和谅解。

新版县志中《吴志》为第一部，《薛续志》为第二部，《余志》为第三部，《宜川乡土志》为第四部。《壶口考》等校注页为编者所加。

在宜川工作过的五位老领导牟玲生、张旭、尹维祖、张志清、王禄厚为本书题词，表示衷心感谢。在整理

编印中，受到姚靖江、何树茂、刘小军、张明、李东明等县上领导和县志办、财政局、县政协办等单位的大力支持，省地方志办副主任张芳斌的热情指导，延安市政协副主席张宏、中共延安市委秘书长薛义忠等同志的帮助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薛天云

二〇〇六年八月一日

吴炳简介

吴炳，字蔚昭，别号考园、韜园，江西省南丰县人，生卒年不详。吴炳自幼好学，清雍正7年（1729）中举人；乾隆2年（1737）中进士。1748年至1753年任宜川县知县，后调任陕西长安知县、陕西葭州知州。因为官正直，被诬陷降职，平反后任知州后补咸阳知县，又先后任陕西邠州、华州、陇州知州。离陕后，调任山西应州知州，最后升任山西平定直隶州知州。因病辞官归里，终年21岁，葬马鞍山。在宜川为官期间，秉公断案、重修书院、筑坝治河、兴修水利方面颇有建树。他亲自考证壶口，首次肯定了这一天下奇观的重要价值。编撰了第一部官方承认的《宜川县志》，成为后代人了解宜川的必读之书，具有较高历史和学术价值。吴炳长于写作，留有許多诗文。在其他地方任职时亦有好评，被《延安府志》记为清官贤吏，宜川新县志有其传略。

（编者注）

壶口考

清·吴炳

禹贡：『既载壶口。』蔡氏传谓：『壶口，山名，禹受命治水所始。』焦竑云：『河自塞外入中国，壶口当南出孔道，故名河口。』予观壶口形势，因上流宽广，至此收束归槽，如壶之口然，并非山名。孟门在壶口下一里，两巨石屹立河中，相对如门，俗讹为山，已非真景；蔡氏以壶口为山，误尤甚矣。焦氏河口之说，均于形势未详，不过悬揣臆测之辞耳；若果因孔道名河口，则河自塞外入中国，孔道多矣，何独以此为河口？又按汉地理志云：『壶口在河东郡北屈县东南。』考北屈即今山西吉州，居宜之东，与宜对隔一河。壶口属宜地，在吉州西，乃云东南，殊不可解。禹贡：『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，』而不复言壶口。按吕氏春秋云：『龙门未辟，吕梁未凿，河出孟门之上，大溢逆流，名曰洪水，大禹疏通，谓之孟门。』观此则疏通次第，自必先壶口、孟门，而后达于龙门。水经注亦云：『孟门即龙门上口。』乃地理今释谓：『龙门与壶口，东西隔水相望。』不知两地上下相去五十余里，而以东西相望言之，其谬又不足深辨。顾古今称胜迹者，群道龙门而不及壶口，人殊疑为无足指数。韩城县志论龙门云：『通志谓河水至此，直下千仞，地皆震撼，其下湍澜警波，如山如沸。今韩之龙门则无是。不知此之云何从乃尔？』闻宜川县有埽上者，悬流略仿十一云。『按埽与溇同，宜邑土人呼壶口为溇上。又辛氏三秦记：『大鱼集龙门下数千，不得上，上者化为龙，不上者点额暴腮。』今观龙门上下，鳞介游泳，并无所为不得上之处。而元和志载：『汾川县东七里，河岸填狭，状似槽形，悬水奔流，鼉鼉鱼鳖，所不能游。』明一统志亦谓：『孟门在黄河中流，大石横亘数百步，鱼之溯河者扼此。』是古来谈龙门者，核其实，多指壶口。盖缘壶口毗连龙门，均经大禹疏凿，举龙门即以该壶口，而汉太史司马公实居龙门，故地得人传。兼龙门为秦晋冲途，骚人墨客，游历所经，类多记载。壶口僻处边隅，舟车莫达，虽有好奇之士，无从临眺，而古今居此地者，又皆未能道其详。于是始犹举龙门以该壶口，渐且知龙门而不复知壶口，遂令开辟以